



水心題跋

目錄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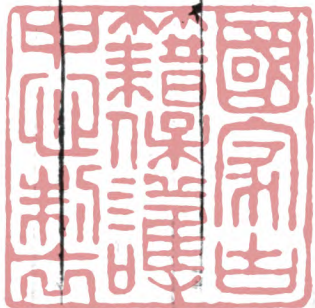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題潘彥庶羣書辯正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進故事



胡齋名說

守禦錄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題画婆須密女

答高宗丞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題荆公詩後

題石月硯屏後

書龍川集後

題陳秀伯碑陰

趙汝駟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
爲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題二劉文集後

題張君所注佛書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題朱晦菴帖

八是
二
題陳止齋帖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題張溟雲谷雜記後

題蔡君進書後

題韓尙書帖

題端信師帖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和李參政

題周子實所錄

王夫人畫象贊

題林秀才文集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溫州州學會拜

題拙齋詩藁

題唐誥書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贈薛子長

錢則甫字說

題王少卿家範

陳漫翁祭器述

題陳壽老文集後

題錢夫人碑陰

陳子淵等字說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題周簡之文集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跋劉克遜詩

題姚令威西溪集

題潘刑曹郎帖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題埽心圖

題辭仁靜墓

水心題跋 四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跋義役圖

題瑞安宰董炯出蘇黃二帖後

水心題跋卷之一

宋 永嘉葉適 撰

明 虞山毛晉 訂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
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
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
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係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

水心題跋
一
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
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
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蓋縣之難
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
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
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
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
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

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羣書辯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二場之
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
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
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
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
回受役手版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

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辯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
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
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
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
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
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

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爲士人
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
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
歲又以太史儋卽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
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
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
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
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

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
士之學萬世其繇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
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
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
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
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其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

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其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
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
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
萬世所其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
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其繇者以
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畱
君刻於學宮其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已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

予之對而論之夫推興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
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
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卽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
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
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
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讎疾靡所定止
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
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

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
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
明心融意浹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
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
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
臣觀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
逆如疆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
隋媮者及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

九心題跋 六
之君臣或有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
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
所順捨所逆以醜毒爲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
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齋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案字篇齋古文睿字也絲思得睿
絲睿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爲作
聖當自蒙蓋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齋則
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
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名古文齋而字彥
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
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
隍豫儲擬以待非常旣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
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

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行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精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画也

題画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識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
一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
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
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
子圉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
古文簡質臣名予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
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柳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
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大宗丞求余初藁因併錄
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
梅聖俞勤勤憂人以參河豚致死乃謂籠蛇蝦蟆
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
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

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媿桑門當
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
懿家云公管所贈也歐公愛翫不自持至謂兩曜
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
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
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

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
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
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辨
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
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崑皆佐其役費同甫
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

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管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

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伏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莫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旣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插椳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資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礪東山西奧三邨多遺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

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比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
 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
 咎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
 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
 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
 傳因書昇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 日

趙汝駟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
 名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
 邑龠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
 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
 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
 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
 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

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爲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草及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皆余在荊州無

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龐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質畧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

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
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
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余旣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
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
念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
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
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
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
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
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
殆有記云時李翰林巘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益
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
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

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藁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澗邨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歛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湜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之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

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
鋒起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
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
廚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踈而說
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粹疑詭問必釐析首
未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

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
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
騁私見爲書墮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聃其最甚者
祥祲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歎六經
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

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
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
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高退之節歲青黃
散穀數千遠邨窮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恩方少
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
感動立命慮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
之孝旣隱居無用獨教其子姝姝亦凜絜孤立出
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

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
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
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
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近理也卽性情之
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每多得意高
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
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
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惰而已子陽於是書贅附羣

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
衣我六銖羞問周后數莖命粒魯儒一點芳心啄
殘棲老付誰論謾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而
得與旣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
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佇息久之曰此說太高
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邨落農蓑圃笠笑談隴畝間有士人
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
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舉業
叢中不啻夜光之炤敝筵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
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

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
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
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
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

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
拙鬢髮蕭然奔走未已可歎也管東方朔上書亦
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倘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
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
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炤映而又多設
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

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
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葱秀蒨
蔚如善画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
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
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
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

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
爲一家之私閭閻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
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蓋鄉大夫之任
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擒捽爲職不復肯顧教
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
教授溫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
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
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醖多閒暇自得無勉強

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
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
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
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畱薦燠館食軟膩君
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
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

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
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
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
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
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
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
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
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

忽致誼書侂冑發函愴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使
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
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
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曰
太后誥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
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
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
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

通縟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
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
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
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晦鬱無名以傳騷人
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
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
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壘雨之上西湖花月之
下君未嘗不畱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

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藁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誥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

於此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畱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克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

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

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末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法而身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繇成宜其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斷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卽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辯赴之若飢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簞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勤矣守者幸無散亡零落蓋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觀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

京餘澤繇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
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
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
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
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
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
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
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觀蓋未易以常情限

夫出奇叶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
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
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
涉旣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
應會緯經勺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
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
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
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

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彝孫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府寄椿庫陳纘已卒曰周幼學丘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異日刻盍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繇

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在者嚴以察已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鴈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家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

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濶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督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畱連光景之詩此論旣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

乃致窮之道也余愧詩卽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旣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芻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訛樸士章草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旣能以子弟之道遇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攘卒起爲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蓋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

也若世之為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怪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相為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芘其一方不可得而泯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為詩字一偶對

一必警曰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閒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殊眾使憂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為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為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

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

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俛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念以辯孟子不若是恕尤非余寡

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
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
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門至虜蓋有意
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
聞高宗中興慮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旣而韓肖
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

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
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
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傅善於鹽
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僞論議常透
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
相書也良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

水心是跡 三十四
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
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埽心圖

以爲無可埽則埽之者妄矣以爲有可埽則是埽
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
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

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
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
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叙君能捐所有以
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
之法固在使滂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
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

安能及人湧尚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
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釀錢給費
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
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
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
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

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
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疾有產視
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取
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
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
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
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
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

余忝爲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宰董炯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官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葉忠定公爲南渡後名家著作甚富其論林栗一書尤爲先輩所推重同時雷孝友謬以附韓侂胄用兵劾之遂致奪職史臣所以爲之歎息也其居水心邨落十有三年與農簞圃笠共談隴畝間事自謂每得前輩舊聞耳目鮮醒何嘗一日忘情經濟邪茲集所載陳

秀伯張聲之隱蹟洎進故事義役數條無媿
李肇國史補云海隅毛晉識

柳韓公曾用之於文選文事類事目平以燕
東一書以燕去韓河蘇重同部雷孝文器以

葉忠公公為南朝新名家著其甚富其論林

詩風顯作值世然之思不百不夫意也

詩風顯作值世然之思不百不夫意也



畢菴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一則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

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

跋□□

每卷題跋

目錄

及古制

跋口口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
二則

題力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叙

題畫詠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壘

題右軍帖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跋蔣邕州墓誌銘

跋鄭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跋溪上翁集

跋潘顯甫字序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跋滕南夫溪堂集

跋馮君家藏唐誥

跋程董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

題太極西銘解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楊龜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陳了翁責沈

記參政龔公陞辭奏藁後

跋通鑑韻語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先吏部畱題延福院詩

跋施良翰軍政策

再跋參政龔公陞辭奏藁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詩 易 春秋

書楚辭協韻後

再跋楚辭叶韻

題屈原天問後

跋子澄與朱魯叔帖

跋書山名帖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二則

跋東坡牛賦

跋王端明奏藁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跋葉氏慕堂詩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卷之二

跋朱奉使奏狀

跋趙直閣忠節錄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靜帖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書橫渠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巖起集

書偽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良翁

跋曹襄父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三家禮範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跋禹侯行實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箴說後

跋魯直書踐泮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剛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楊醫書

題嗣子詩卷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二則

跋向伯元遺戒

書明仁壽壺條約後

卷之三

跋趙鈴轄墓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確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實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君家藏唐誥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詩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真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贊

跋程沙隨帖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跋呂氏歲時雜記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坡帖

跋曾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詩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傳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跋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大不表出母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所篆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叙

跋汪季路所藏其外祖湍石喻公所書文

中子言行卷後

跋泰山秦篆譜

跋蔡藻筆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

跋陳剛中帖

晦菴題跋目錄終

晦菴題跋卷之一

宋新安朱熹撰

明古虞毛晉訂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
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
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

熹書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
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
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蠶
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
計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徽之中玉商議早聞
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
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盜累百距萬
然於救飢初無毫之益者歟之遲故也願兄

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未
宐起發兄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
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煩它路般運賑濟如
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僭言想
加恕察不
一某皇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
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
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

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

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緝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

伯恭父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旣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掎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

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奠世系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辯之者略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

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
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
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
皆管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
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
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
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
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
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
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爲非鍾筆亡疑

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

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

以字畫古今謂之英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英父之言云

晦翁

書璽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璽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疇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

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簽書沈公之言爲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爲越州簽判路君名岩卿嘗爲斬水尉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爲法縛矣淳

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取者足跡 八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
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
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
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
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
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

法至於黃米而歆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
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
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
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
爲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八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
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

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

其生於窮荒下邕旣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邪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
援旣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
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
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
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
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
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
嗚呼如鄭公者其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

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以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
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
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
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
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
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

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世家尚示言本但跋尾及一二明公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藁邪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建武之元作孝

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潁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浦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

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爲正云十二年四月旣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勺曰吾不

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并書之可乎

此乃陸倉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旣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

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
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
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
不能有以自還也邪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
扎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
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旣
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
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
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
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
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
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息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
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

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犇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夔夔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

君辨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益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於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例如此邪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海國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朱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

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袵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爲南劔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

久蕭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竇君不知何許人及居官歲月然爲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爲不可無傳也礪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五六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奮求叙適予大病眩瞶不能致息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曠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潁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蓋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卷中又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

目而侯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記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破起坐誼譁之樂尤恨不得爲坐上客也仇虜雖衰故疆未復侯其勉旃有以副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藉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

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

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南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攸字師中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撫柔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

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誅使者懼并及則反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撓進爲於世今其家藏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猶真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

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爲之也而以今觀之其効
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穫不菑畲而利有攸往者
邪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丁未
七月巳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夫溪堂集

婺源爲縣窮僻斗入重山複嶺間而百十年來與
材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
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

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
服鞮鞞鳴和鸞範其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
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
呂公仁父嘗爲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足
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
永年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克其志則其所就豈止
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余崇安出其集
與此傳示予因太息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爲書萬

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今亦不見集中甚可
惜也季丈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讀者可以
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
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
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盩
厓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

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
卽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
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
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
鑑亦不與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
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邪抑且以將
卑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

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余且言君之後散居劔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邪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董二先生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

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
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
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熹時爲公言
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
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
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爲盡於三家

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爲病且尋繹通
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
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
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
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
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
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
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

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邪謝君名見張息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爲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爲文字之空言以希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題太極西銘解後

如子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

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
尚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
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
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
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
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

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
精詣且言其平生爲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
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
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
於將樂鄧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悉披疾讀驚喜
幸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論莊周語

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
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
極冰解的破者邪至於陳李與同之辨則恨未有
以見其取舍之決愔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
懣經疏附母而始遷遠祖享先而雜用與教雖云
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爲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
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告觀者使
不唯於楊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

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
克葬公某處璿爲鄧言公先已葬將樂縣丞惠鄉
珠林山作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
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
實云淳熙戊申八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沈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
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

此帖其克已尊賢虚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
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
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爲版
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龔
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
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
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激貪立懦
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

者因并刻之淳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
熹敬爲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陞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
言其陞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
者莫不怪之予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復論
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
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

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怱怱不暇僭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
淳熙己酉正月

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爲學之不苟也旣而齊賢亦橐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爲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國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溫公之手何邪齊賢又出良齋先生諸

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爲助顧嘗竊爲齊賢深言古人爲已之意而齊賢未能無聽瑩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求之則庶乎有得于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馬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爲政寬足愛人意者前人爲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余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熙己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莆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

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
以去而名問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
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其子士龍藏諸
公所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示熹謂此不唯足
以見德順之爲人而中興人物之盛謀猷之偉於
此亦可慨見因爲撫卷三歎而敬書其後

跋先吏部雷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三詩以宣和辛丑雷題政和延福院壁

至△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裴回
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圯也里人謝君東
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
二月二十日敬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當世利病之
實本末備見皆可施行屬余方有行役之勞未遑
盡讀然當會意處未嘗不三復而屢歎也至所謂

恩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否雖當已自不
厭公論者又獨深有感焉因竊識其語於良齋智
甫書卷之後紹熙改元三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
書

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
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
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

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
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
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
彼譖人者真可以鼻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
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
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
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
於吾心也旣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

之不安庶幾乘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紹熙庚戌
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嶺厩置

跋閻丘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丘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
上示予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
精密出入乎異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
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
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憂其知之

造高氣之太銳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或將反以
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告別書以
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擔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
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
又用躩觸字按躩踞見靈光殿賦自爲蚪龍動貌
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

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
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
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
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
主簿王又并其所藏數帖撫刻於家間以視熹求
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

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
於買犢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
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
族之父兄子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
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

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
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
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
命費誓泰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
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
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
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
周官君陳畢命君奭同命予伏生書中四篇爲九

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
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
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
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
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
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

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
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
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叙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
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
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
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
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

熙康成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
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
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
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之義皆出於先秦詩
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
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

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

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持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

或有所遺脫幸叟益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宐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

門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紕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

各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與時有能
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
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屋父所定楚辭協韻愛之以寄漳守
傅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為
予言大招昭遠同韻此謂遠當為遭似矣然嘗讀
王歧公集銘詩中用遠字正入昭韻則大招之

自不當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襲此篇之誤因考

漢書叙傳則有符與昭韻者

高惠功臣侯表

區與驕韻者

西南夷兩粵傳

乃知大招本文誠不為悞而歧公用韻其

考之亦詳也予按諸書信如景仁之言蓋字之從

處聲者噓臄平讀音皆為彊然則大招之遠當自

彊而為喬乃得其讀於是即其板本復刊正之使

覽者無疑焉景仁說尚有欲商訂者會其去亟不

果他日當并扣之附刻書後也紹熙庚戌十月壬

午新安朱熹識

再跋楚辭叶韻

楚辭叶韻九章所謂將寓未詳者當時黃君蓋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讀之故於此不得其說而闕焉近見閤阜道士甘夢叔說寓乃當字之誤因亟考之則黃長睿洪慶善本果皆作當黃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當值也以文義音韻言之二家之本爲是杭本未校舛誤最多宜不足恠獨晁氏自謂深

於騷者顧亦因襲其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類者尚多有之然則其所用力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刪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于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

者不覺又從而妄爲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則訓棘爲陳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以爲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爲迂遠今詳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於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等事爾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

嬪故或者因以爲說雖實惟妄不足爲據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楞子厚質嬪之云乃爲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寫之口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說者反謂此書爲出於彼而引彼爲說誤矣若淮南子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為之隕涕其言嘗看切已
 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為不淺矣
 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
 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
 輩亦誤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
 其少作益亦可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槩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
 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歎敬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歎今觀文
 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吏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
 事變蓋有所謂天實為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
 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

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再跋

建中紀號調亭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東坡此紙借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所者人到於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遊宦廣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為之一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

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

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咎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漳浦郡齋

我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機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羣公碑志書帖知忠州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貪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間

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迫去不果乃書其後而歸之恕齊之說唯鄒忠公爲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家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爲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

於學官窺其逸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爲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歎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與其子德符爲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

賦慕堂詩然後益知仲微爲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爲子之孝也同官多賢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爲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游矣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能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愧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以廣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爲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宐仲宣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奇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爲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奇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

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北之兵以迎二聖檄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爭建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卓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

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盛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伴晦父題

晦菴題跋卷之一

